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安雅堂集卷八

元 陳旅 撰

記

趙氏祭田記

古之君子有圭田以蠲祭有宗法以聯族子孫歲時得相與追念其所從出者焉自夫田制宗法之皆廢也雖貴臣大家有私田以供粢盛而世遠族分能存田以祀其先者寡矣惟不知祀其先也則寖昧其身之所從出惟昧

其所從出也則視其族人若塗人矣嗚呼此後世人紀之所以解散而莫收也天台黄巖趙氏之族長與慶使其從子海鹽州知州孟貫致書於陳旅曰吾祖宗正少卿諱子英宋南遷時為黄巖丞因家於邑之西橋有子六人諱伯淮伯浣伯洙伯渲伯澥伯澐皆以文學登膴仕至其孫太常丞諱師淵判宗諱師夏皆受業於朱子之門且締姻焉故趙氏能以禮世其家焉雖宗支蕃夥而必合族以祭凡執事皆子弟為之少長秩然周旋一庭之間如是者百有

五十餘年趙氏之老人謀於廟曰中州之宗柘園墓化爲墟草久矣自宗正來則不可無祀然世益遠族益分矣遠則易忘分則易擕誨忘宜有其物乃以宗正所遺田百六十畝存之以爲祭田族之長者主之歲更擇子姓之愿而才者掌其出入而世以爲常至元内附時宗正四世孫與票以碩學雅德受知於我世祖皇帝爲翰林學士得請自宗正四世而下俱復其役遂欲以昔之祭田託薦紳記諸石庶後人知所以存田之意未及記而卒今又三十餘年矣與慶

於學士為弟以齒序寔主族事念前志不可以不竟子宜記之旅受書嘆曰嗟乎故國之社屋矣西橋之宗猶有田以祀其先其人猶得不與編氓同役甚矣我世祖之優賢而學士之能亢其宗也凡在是族者盍亦思曰祭以報本也有身則有祭初不係乎田之有無況有田乎又以世承恩庥得安然用其地之入以祭以燕於其私乎誠若是思之則掌兹田以祭者又何忍以其身為蝨賊哉不是之思惟欲得利於已則隳成規啟斁端曾

幾何時田且不存祭於何有而遠者日益忘分者日益
攜矣吾聞趙氏多賢子孫必無是也萬一有焉則上
負國家中負祖宗下負來裔尚得謂之賢子孫乎

拙休堂記

嚴陵洪省吾外樸而內文篤志古人之學雅不樂榮進
錢塘學者迎致吳山下請授徒數月亦不樂去將行與
余言曰吾居淳安錦溪之上北有巖峰青峭若植筆然
又有赤甲巉危瞰溪北下臨層淵凸中可坐廿人山石

丹碧錯若織文前有素沙如雪可百畝許月夕汎舟登峿光皦奪目東則石山屹立水心竹樹森翳號小金山此錦溪山水之槩也吾於其間以畊以漁以讀吾書而遂老於斯矣盖造物者賦我以拙不足以有為於世吾又安能違造物以闒闒然於有為者之途故以拙休名堂子為我記之余謂省吾殆若晉人所謂拙者可以絶意乎寵榮之事者歟彼固不能以拙自全省吾真用其言以保其身歟余嘗見緣高竿以銜伎者恃其儇捷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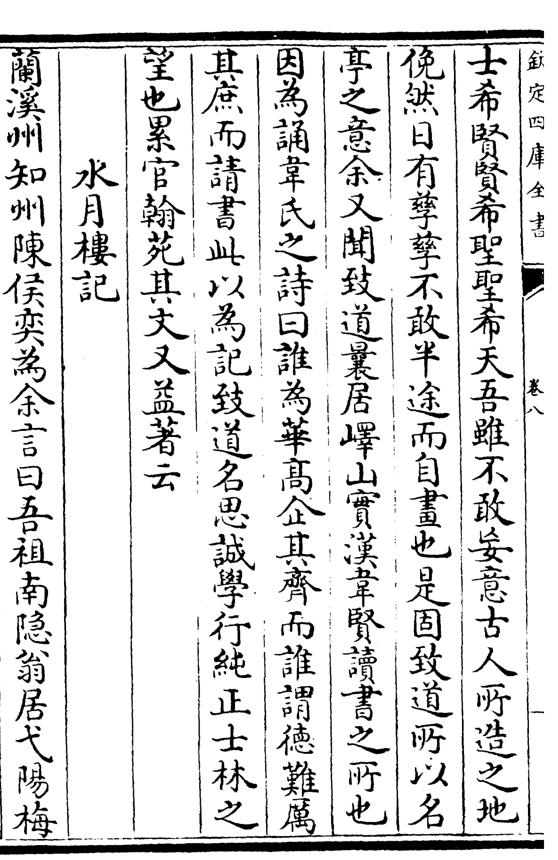
僥倖得厚利遂為之不已一旦手足失措忽若飄瓦仆地觀者皆失聲有過之而嘆曰嗟乎巧之使人至是哉人不能用巧為巧所用不至於顛墜不已余以其言類知道進而問之曰有用巧之道乎曰用之以拙而不强用之也古之能大用其巧者無為而功成妙萬物而萬物不知也至於所不必用則亦不用而已矣世之人顧有以拙為巧而又强用之於所不必用之地是以敗者常相踵也夫巧者猶有所不必用而況拙乎余悲世之

緣髙竿而不已者衆矣又善若人之言類省吾之所名其堂者因述之以為記

致亭記

魯郡王致道先生因其字而名其亭曰致亭盖取魯論所述子夏之言也致道使余記之屢辭勿獲乃言曰儒者之任甚重也道甚遠也而吾欲以眇然之身任其所重而必至其所甚遠者焉亦難矣是故君子之教人也必考前言以審其所嚮求往行以廸其軌轍身吾車也

載之不可不宏氣吾馬也策之不可不力志吾御也持之不可不敬夫如是則庶乎重與遠者之可至也易之文言傳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以剛健而致力於學亦奚重與遠之有哉致道蚤歲屏棄俗事聚書嶧山之幽晝誦而夜思蓋欲約羣籍之浩然者而會通之亦良勤矣學成賔興遂擢進士第學者私相勗曰先生為學猶農夫之治穡事自見其穫矣吾豈可不致力於學乎致道聞之曰吾之心原非欲致進士而止也周子不云乎



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吾雖不敢妄意古人所造之地俛然日有孳孳不敢半途而自畫也是固致道所以名亭之意余又聞致道曩居嶧山實漢韋賢讀書之所也因為誦韋氏之詩曰誰為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請書此以為記致道名思誠學行純正士林之望也累官翰苑其文又益著云

水月樓記

蘭溪州知州陳侯奕為余言曰吾祖南隱翁居弋陽梅

山之下務樹德以貽後人先子黃岳府君又於其所作小屋環植梅數百著書其中名其屋曰梅間而吾又闢南隱翁之故址為屋如干楹奎章學士蜀郡虞公為書壽梅二字以顏吾堂縉紳先生又皆為歌詩焉然吾所居之前嘗鑿池十餘畝以大來山泉靜深開舒魚鳥下上池西為樓池左右為亭樓前老梅數本花時明月來照水光乘之幽馥寒艷殆若化為清冰夫然後知梅花之有得於水與月也因取孤山林君復詩語名樓曰水

月他日倦遊來歸將與客啣杯賦詩於其上聊以佚吾老也子為我記余曰妙矣乎陳侯之觀夫水與月也水得月則益清月得水則益明觀二者之相與徘徊乎空洞之野則又不若於其精神之會而觀之方諸非水也而水與焉木燧非火也而火集焉梅花非水月也而水月之精神會焉陳侯為樓以觀夫二者之會天下之言觀者孰有妙於此哉想其端居芳夕晤茲流光必又有契於其心之所會者矣昔之言先天者有天根月窟之

喻有天心水面之詠而言梅花者則有具太極之旨陳侯其又有得於此者乎請以是為記

福州文殊禪寺記

福唐郡治之東南有寺曰文殊五代時閩王王氏創始也當宋之季有强宗據之以作室寺遂廢既而强宗向衰若有物馮陵其中居者輙不寧因數易主而竟歸釋氏國朝初置僧司嘗以是置司署尋復遷毁至為榛蕪之區至元甲午東谷禪師慧日慨然以起廢為已責遂度

故址為寺法堂粗成而師老矣元統甲戌師之弟子宗茂乃大捐私錢以究師志里之好善者往往翕悅佽助於是搆祕殿以居文佛樹長垣以周寶坊山門有嚴寮廡咸秩又繕法堂制供器立伽藍神祠於寺之左而凡所宜有者以次具治黝堊丹漆侈然光新開士之良爰集爰處以祝景貺於國家而相與講其所傳者於此也宗茂通敏而縝愿數游京師公卿貴人多雅重者奎章閣大學士康里公世家名臣清慎不妄接物而書名又

重當世時為大書寺額與之人以為榮宗茂謂余曰吾寺久廢而師與我復之非易也願為我記使後之委情而無立者知所儆厲而一時之勢力足以肆其豪奪者亦知其所為之不足恃也余曰昔之為此與奪而有此者自今觀之等夢幻耳子之所為又有足恃者乎宗茂曰不然吾之所學常欲空諸所有則不空者常存世之人常欲有其所無故終歸於無有而況空有兩無亦何有乎夢幻且吾方欲與吾徒講此於兹寺也濟無涯之

淵而欲吾失其艅艎可乎余曰宗茂亦善辯因為述其言以為記

春風亭記

禮部侍郎趙郡穌公伯脩有別墅在真定城北之安豊里治其地為園植桃杏數十本而築亭其中意倦遊來歸則與里之賢者于焉夷猶覽春物以舒神情也往歲奎章閣學士蜀郡虞公嘗名之曰春風亭且為大書之今年旅會伯脩於京師則又使旅為之記嘗聞古之君

子知人身有同於天地而萬物之皆備於我也故常欲以其身橐籥乎天地之和雖或制於勢力之所不及而睟面盎背足以使人歆動嚮慕而善祥之心興焉是故居人之鄉則其鄉大穰爲人之國則其國大治此世所謂仁人而有志之士所以學至於是焉者也昔者孔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程子謂其言有堯舜氣象旅嘗因程子之言而思之於變時雍與綏來動和同一機也體信以達順窮神以知化鼓萬物而萬物不自知其所以

然也近世伊洛數君子其亦有志於此者乎邵子之學不見於施用佳時出游士大夫欣然耳其車音雖童兒僕隷亦莫不喜其至使以其學施用於世又何如耶程伯子所至而民化既去而人思之以忠誠孚於人主而始終不疑極言新法之非便而爭者不怒朱公掞以春風言之可謂善言德行矣方宋盛時而二子居天下風土之中游從往來託風雲卉木以吟詠其所適何其藹然浴沂風雩之悰乎嗚呼二子皆學堯舜孔子之道然

也而世之學者莫不曰學堯舜孔子亦曾及此乎哉不及乎此不過得堯舜孔子之粗耳伯脩清明而溫厚又善學以成其德人與之處不知和氣之薰蒸也今爲春官小宗伯方爲天子治禮樂翕宣陰陽以和神人又將入政府賛大化使仁風翔乎四表而後言歸故鄉與壤翁輳童燕休斯亭以同歌堯舜之治不亦盛歟

環溪堂記

古之君子其祀先也有廟其合族也有宗所以崇孝而

廣愛也自夫後世之弗篤乎此也故雖世家子孫有漠焉於其所從出而曠焉於其所同生者矣至有家自為祭則惟其意之所欲祀人自為族則惟其勢之所未分况又於是有不逮者人紀一數豈天下之細故哉有志之士以為先王之禮固未之能行苟可以廸天衷翌世教則寧過於厚而亟為之是亦制禮者之心也世有若人吾能勿予之乎沖真明遠元靜真人張公德隆造余而言曰廣信之貴溪有山若大象然山隂雨瀑噴薄飛

舞於青林丹崖之間流為兩川逶折瀰迤兩川所環而
有良田美地則吾張氏之居在焉吾嘗築堂川上名曰
環溪雲漪抱堂清氣囬合盖將於此祀吾先合吾族也
願記諸石以示吾後人按張氏起漢留侯魏太山太守
岱自河南徙清河唐相文瓘之孫介為杭州刺史因家
於杭後遷嶶又遷饒自饒分宅建昌宋初諱戬者從建
昌來貴溪戬四世孫為緒緒生贈大中大夫貫貫子運
登宣和進士第官至通奉大夫數文閣待制累贈少師

開府儀同三司貴溪開國伯諸子弟皆通顯後又分遷番易緒之季子適止居貴溪五世而生開府儀同三司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諱留孫以清靜無為之道弼我世祖皇帝於寧壹海隅之日列聖咸用其言以主宰玄化其父九德貳江東宣慰積階大中大夫既而推恩三世大中加開府儀同三司大司徒上柱國魏國公兩孫皆良二千石族之仕者視昔益彌衆矣適之長子曰适适二子宗伯行巳暨其諸子皆學於陸文安先生宗伯

四世為德隆則大宗師從子也其言曰自顯祖以來固吾之所祀者而張氏盛於今日由大宗師吾以從子繩嗣其道則又吾之所當祀者然大宗師寔用老氏之教以興嘗請於朝追贈祖師七人皆為真人始曰張思永四曰張閏詩皆吾族之達尊而大宗師入道諱閏詩者復挈將之凡若是者吾之所不得不祀者也吾族之會於斯堂以共思夫裕吾後亢吾宗者何可忘又思夫同出於吾祖之一身者何可不相戚也上而祀先下而合

族精神血氣之感通有不在於斯乎予嘗觀於易之萃與渙矣萃聚也渙散也皆以廟言之何也盖謂人心難一也鬼神難合也必於廟而后可以攝持天下之離散者矣故先王制禮公卿大夫士皆得立廟以祭以燕憧憧往來之思莫不斂束於僾然肅然之時祭於是則祖考格矣燕於是則宗族睦矣傳曰禮猶酒蘖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真人祀先合族雖不必盡準古禮寧過於厚以厲夫已薄之俗則又君子用禮之權也歟昔孔子

學禮於老聃本乎常以通乎變槩見於戴氏之書老子固百世之禮師而禮無大於秩倫理者張氏世儒復有所受於文安先生其所為㑹於流俗之為老氏者宜矣真人侍祠尚方嵗時來歸薦常祀於環溪之上小大咸集處番易者不遠亦來雕車文駟充溢里衖明簪華轂煥映軒戺漆漆以祭衎衎以宴將不自知所祭者之既遠所燕者之已踈也里人叢然觀之孝愛之心有不油然而生者乎然則真人又匪直厚於一家而已也世世有

若人吾能勿與之乎

環翠樓記

豫章范孟德集賢學士揭先生之世姻也其子良臣靜莊而嗜學先生以其弟之子妻之良臣從先生學於京師余數與語而知其世之務夫德也范氏居豐城東六十里樹山在其南寶林招雲在其東西灌溪在其北而游浮之山峙焉孟德於所居之東為樓四楹以度書而使良臣居之良臣讀書之暇憑高望遠則層巒列岑

拱會聯絡近則巨木崇竹參錯翳翁環樓而觀何其蒼
然者之咸來也於是先生名其樓曰環翠且為大書之
良臣又以先生之言來請記予告之曰先生亦欲子之
益務夫德也珠生而厓不枯地有寶藏則神明之光舒
焉善候息耗者不求之於人而觀其屋室門戶之潤澤
也賢者亦何事於山川草木之觀哉而賢者之所居則
山川為之明秀草木為之津華其善色之所鍾則在其
屋室門戶之間矣然則樓曰環翠者其范氏務德之休

徽乎昔御史中丞馬公伯庸與余言曰吾晝坐華陰縣廨山翠飛至几上其山有隱君子吾不得而見也予每憶其言則有㥪塵之思焉他日過豫章之野望豐城樹山挹其飛翠而想見其隱於是者亦庶幾若人之高情哉

西巖書院記

巢湖周三百里湖北之山曰西巖其顛石筍高百尺山陰原麓衍迤左右隆起環向風氣深厚河南程氏居其

中再世矣屋後有松萬章筍石迥出松上直檐中屋前大池繚以嘉植池前有田宜稻屋傍竹萬个排園蔬畦果蓏之區麗焉程氏之仕於朝者曰讜夫與予言曰士莫不欲仕也而吾惡夫士之徒仕也舊學荒落而事變之方來無窮據荒落之學以應無窮之事變欲其能及物難矣吾於吾宅之左為堂四楹以聚書其地窈而墺其址衺以固其材美而樸其戶牖適暄凉之宜吾出而仕退而休則與同志者温燖故讀以考求前言往行之

懿或者他日措諸行事之紛而弗繆也堂之後得亢爽之所為小亭西南面湖湖中孤山蔚然烟帆水鳥往來於空濛澒洞之中吾讀書之暇則登斯亭臨廣野以觀夫天地之大吾之滯焉者於是乎釋之狹焉者於是乎廓之而吾又思乎立志之難而持其志之尤難也志立於窮居之時而不奪於富貴利達葢鮮矣顧亭側長松彌望因取范魯公質之詩名亭曰晚翠吾於居而學焉於游觀而儆焉則庶幾吾之所欲至者矣予在京師與

謙夫雅厚同舟南歸見其讀名臣言行録輙歎曰善為政者孰非學之力哉謙夫盖有志於及物者也予聞善仕者必善學為政不本於學術則斯民不被仁義之澤世之擅吏事者類指儒生為腐迂不足用儒生病其不與已也或既入官則凡孔孟之言噤不出口日與傳簿書者相狎習則引挈入要途取高爵厚禄以去不復計其及於物者何如也謙夫由國子生忝京秩可與羣有才者馳騖於功名之會乃為書堂與鄉黨子弟論學於

人所不與之地非器識過人遠甚其能之乎昔者儒先往往既仕之後歸與其徒講道山林之間後人又即所為書院以企慕其風猷而有得焉譙夫誠篤志儒先之所為者將見淮南學者曰興起於西巖之下矣譙夫屬予記之是為記

嘉興路儒學教授題名記

無錫强可仕行之之教授嘉興也以書來言曰江南被國家聲教六十四年矣典教於此者多昔時名士而皆

末之有記學中老人猶能歷歷言之失今不紀益久將無徵焉而吾方飾𢾾起墜惟懼力之不逮也兹始追考至元丙子以來得廿四人勒其名於貞石吾與來者得序書其後願記之以視儆也予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大矣善為治者每使校官掌之以授多士蓋以為士者民之望也士習正則民俗美民俗美則世德厚世德厚則唐虞三代在是矣任教事者固為治之機寓焉汎乎其來茂爾以去亦何其不為吾道計也氏名

邑里與其嵗月既一一具列後之人其有考矣陸宣公郡之先哲也其言曰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爲此邦校官其亦味斯言哉其亦味斯言哉行之敦茂而有才用意學事吾將見其有成績也

崑山州崇福觀記

崇福觀者本崑山胥氏之宅也胥氏之曰舜舉者學黄帝老子之道又自念幸居太平之世食田而衣桑優游以無虞者上之貺也吾儕小人報貺何以惟以吾之所

有者格諸神明以求致景福於國家乎元貞元年乃改宅為觀殿堂門廡與凡室屋髙廣中度象設神君仙人之屬身為道士事之又以田十頃有竒為觀田緫道教者因表其觀曰崇福以舜舉為之主者延祐五年舜舉卒其子曰處仁曰若弼者繼之泰定中有司以老佛之未異於民者民之胥氏去為民而觀日寖圮矣初文宗皇帝之龍潛金陵也嘗至郡之玄妙觀登冶亭以覽其山川既臨御改玄妙觀為大元永壽宫命晉雲趙嗣祺

主領宮事授教門真士玄明宏道虛一先生宣城陳寶琳為主持提點教門高士虛白先生嗣祺等遂大作新宮雄麗甲江左四方以為榮觀元統二年處仁若弼與其弟斗孫起宗謀曰吾兄弟固不得主崇福而坐視其圮可乎宜託才美聞望之士治而起之茍先緒勿墜猶胥氏主之也乃皆曰願以崇福隸永壽為支院趙真士并治誠宜事聞上為降璽書如所請亦俾寶琳共治之於是觀之敝者葺散者集而宏久之規立矣真士風神

峻爽志廣而慮周自受知仁廟以來數奉詔代祠名山大川與諸所宜祀者領道宮凡數處其大者皆賜名視五品寵光韡然而嗣天師與大宗師張真君今大宗師吳公暨諸名公卿大夫士又皆愛重之真士未嘗有侈盈之色益冲約勤力勿懈陳高士又輔成之故所治之宮無不如志胥氏可謂得其所託者矣夫是觀之作所以崇福於吾君也而福萃於一人所以及天下也天下受其福胥氏不與有乎崑丘在東海上果有羨門安期

之徒乘雲氣往來於其間眞士則設具謹候之曰蜚廉桂館不在故處今天子使我候公等於此矣

思敬堂記

敬之於人大矣吾以之事天吾身天之所賦也敬身則事天矣天理流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吾忠君愛親而善於兄弟夫婦朋友則事天矣自屋漏以至於戶庭之外自吾身以及乎事物之衆無非天之所在則無一息之可以不敬也吾其可弛焉而不思乎夫

敬者所以持吾心也世世之人日以其心與世之得失利害相轉旋於無窮忽不自知為禽犢者亦何其不思之甚也不思而使人至為禽犢則思之於人亦大矣是故君子之於其心也靜而未思則敬以存之念慮之萌則敬以察之敬存則體信敬察則達順信體則禮立順達則樂作禮樂具於身而天地萬物之情通焉吾將為若人於斯世也如之何勿思天台許廣大具瞻為予言曰我先人以思敬名堂又嘗以是為詩使廣大誦之廣大

不敢忘也泰定三年先人即世其年堂圮於吳田越三年作新堂仍舊名元統元年廣大夵進士第遂有俸食粗樹立念先人不可復見予幸記吾堂吾蚤暮視之庶緒言之未遠也予曰許氏善教子矣聖人教敬之言著諸方策者蓋諄諄焉學者類習見聞而弗思也思則敬在茲矣具瞻宦學四方嘗槖其父所示詩而時閱之父歿十五年堂非其舊猶屬予記所以名堂之意非思之篤於敬者其能之乎古之能大為善於天下者未有不

由孝親之心而充之具瞻將大思敬之道其亦本於此哉

洞虛宮三元洞仙殿記

無錫洞虛宮本梁大同間所創闕斗山青玄觀也宋初徙置城中賜額曰洞虛觀我朝泰定元年改觀為宮蓋為國家建熙事之會所士民禱祠之靈區也初州之高士華君益謙既主宮事又兼治杭之宗陽西太乙宮以謂洞虛則出家受業之地土田之入雖薄室屋衰壞不

可以不葺乃數往來繕完之至順三年秋有不戒於火者三元祠山之殿燬焉則又歎曰茲其可以已乎夫穹然而覆於上者天也兀然而載於中者地也沛然而流於下愈遠而不可窮者皆水也是三者物莫能大之人生其間善惡之有紀功過之有考得不在其官乎將使人遠禍而趨福者其亦在於此矣若夫祠山大神則古所謂禦大菑捍大患者天高矣地厚矣水深矣高則人莫得而至也厚與深則人莫得而入矣大神則能出入

有無而通乎人所不能通者故旱乾水溢與凡陰陽之
沴皆能為人幹回於汸漠之頃而銷弭之則三元與祠
山之祠皆不可以不作於是在宮之有職掌者曰安以
道沈常德童德和張闕等經營之好善之家樂於佽助
遂庀工度材作而新之至元再元之四年某月吉日告
成壇堂邃嚴像設莊麗光靈㦳望視昔有加州人來觀
歆嚮畏飭之心生焉夫盈宇宙之内者皆鬼神也物之
細者鬼神具焉況其大者與其精爽之赫然者乎然而

人心者鬼神感應之機也以汎散之心泛然求之則不若爲貌位以聚夫求之之心心之所聚鬼神之所在也華君於其所在以其法醮祭之亦必有其應矣盖三辰順軌川澤率職寒暑節風雨時百物咸殖上之人無憂而有壽下之人皆無惡而有善蒙神之庥得相與安樂於太平之世此所以祝釐之意也世世之務私其身者固不遑於他及其或脱去物累翛然而獨往者又皆有所不爲求其能如華君之用心者亦鮮矣予於其徵記也

故喜為書之宫昔有方丈之室自宋南渡以來尉假之以為署至於摧腐不可支也因撤去之且六十年矣今亦仍故址以為室云

慶元路儒學新修廟學記

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謂學所以化民而成俗也故善為治者必建學以崇教化而任風紀師帥之職者不敢不以是為已責也四明郡學唐開元中立貞元中宣聖廟立宋天禧中廟與學徙郡

東北陬建炎中燬於兵而廟獨存宋在江左百五十載
鴻生鉅臣蔚然出乎句章其絃誦之含宜益完且美矣
我世祖皇帝既統一海宇以孔子之道可以隆化基也
乃興起學校登用儒雅天下翕然向風至元十九年慶
元廟學災當時守臣務亟成室屋規制簡易二十八年
始大營建至大二年更造大成殿皆部使者作興焉歴
歲滋久昔之閎壯而炳絢者皆頽圮而黝闇矣仍改至
元之四年冬廉訪副使寧夏順昌公行部至郡首展謁

廟下又環視師弟子舍歎曰是出風化之地也而㐫敝若此今不葺責在我矣總管上饒張侯榮祖慼然曰是吾責也於是廉訪公屬侯即圖之乃考學田之入徵宿逋縮浮費以庀材物工傭之需屬同知燕山齊侯謙總程督事齊侯展布心力先葺禮殿新聖容為壇構神棲而加慎焉四配十哲暨從祀諸子皆飾其容觀在殿上者為壇帟在兩廡者施承塵顯卬圭璋之儀黻黼文章之盛來觀者若見聖賢於洙泗之上低回而不能去也

先是尊經閣梁楹棟榱皆朽蠧且壓明倫堂亦墜漏不足蔽風雨矣至是悉以貞材代腐木以瓷瓦易疎甍以夷甓除壞階若殿門先賢祠八齋大小學庖廩莫不繕治又仍故址為守神之祠範金以補禮器之未備者明年秋教授金華王莊以書來請記竊惟孔子之道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善天下者孔子則以之而善萬世也其理具於人心而著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其教具於六籍而講於庠序行於邦國廟朝鄉黨家庭

之間人知講學則孔子之道明孔子之道明則唐虞三代將不在堯舜禹湯文武而在乎今之世矣為天下者不能使人人皆從道也故既設校官教之又俾為師帥者教而率之任風紀者宣風化而飭厲之不以是道善其民是鄙其民不以是道善其身是不愛其身鄙民非仁不愛身非孝廉訪公與郡長貳以興學為已責為其民者盡亦知所勸矣四明多碩學篤行之士而故家遺俗猶有存者父兄尚告子弟使究其所學者以有諸已

黜浇習養厚德也魯人頌僖公能脩泮宫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則化民成俗之事亦有望於泮宫之諸賢焉

海鹽州儒學新修廟學記

海鹽州士韓允元等致書於旅曰昔吾州之為縣也宣聖廟在縣治之南縣東别有學今學麗於廟者前代之所弁也學有田萬餘畆至元内附之初民乗間據有之利之歸於我者十無二三元貞元年縣陞州以學為州學設教授大德中教授邱世良等始復田延祐二年劉

文翁典教事田始盡復帑庾既實乃治宫室之壊者而新之今二十餘年田不加少歳不恒歉而貲用弗克稱貸彌重深蠹積弊莫或弭之顧於室趐翹殆不可禦風雨矣至元再元之三年單父吕德裕文饒為教授慨然有作興之志知州趙孟貫子唯願相與以有為也俄而終更廉訪瞻思得之適行部至州得之儒者又嘗知文饒而知新州貫吉甫亦意嚮文事教授於是得展其志蠹之深者剔之弊之積者鋤之佃田而自封者悉懲而

徽之大防既立不益自盈是歳又有年教授喜曰天其相吾興廟學乎乃鳩工市材繕大成殿衆木之腐且橈者皆以貞材代之壊於上者則撤而瓦之剥於下者則除而甓之漫漶於其間者則塗塈而丹堊之凡故構之埀圮者又莫不更治之聖賢像設則益新其光輝從祀諸賢則重繪於廡闢門殿南東舊有屋四楹以祀守神至是築新祠南西邉神居之奠謁先聖則以故祠為修容之次又作櫺星門采芹橋門廟南之路西折而出則

為外西門餘若門若墻皆為之經始於四年之春明年夏成故宋縣學設主學有官廨海鹽主學所舍距廟三里許遺址僅存以故為學官者率於廟旁近僦舍以居湫隘無以自適廟西有民宅將賣文饒以諸生請遂買宅為廨計自營葺廟學以至於為此也費亦殷矣然宿債畢庚士廩仍繼弟子員增至五十人皆食而教之允元等又言教授處已以嚴行事有節用錢五十緡以上必禀於州頑獷者畏而服之善愿者悅而助之故能化

窘為裕而卓然有成若此願記諸石旅聞之能有為者無難事能盡職者無卑官委吏乘田職之鄙者也孔子居之則會計當而牛羊茁壯長矣魯國已不可為也孔子為之則國大治齊人歸侵疆聖人相魯之效已具於委吏乘田之時也是州校官每病於難為蓋以為位卑則力有所不及吁位豈有卑於委吏乘田事豈有難於治魯者乎文饒處卑制難而能從容集事吾知其可以大用於世矣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吾黨舍孔子又

誰學耶教授魯之賢者觀其所為可以因之而興起矣今教養之具既已完美學者於此其務學乎騁華不若居實習騖不若敦讓周旋於俎豆之間以舒其容鼓舞於絃誦之風以和其氣他日有至海上而觀風者必曰何此邦之似乎魯也是役也治錢穀出入者曰朱紘治文書者曰張玉戴從誨

存誠齋記

金華蕭氏衣冠之族也曰思明者在錢塘與余游頗久

予愛其言與行之皆謹也武彜杜先生篆其讀書之齋曰存誠思明來徵記於予予曰先生善教人哉人不能無過而過恒生於意慮之所不及故乾之九二雖處無過之地而文言傳則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蓋謂不可自謂無過而弗謹也能閑邪則誠存矣聖人於德之正中者猶議之若是況衆人之未能正中者乎夫誠者天地之實理人與物具是以生初無有不存者也有不存者邪實害之譬元氣之充於人身也邪氣

一攻則元氣為之乹揺故善衛生者惟不使邪氣之得以乘吾間也而曰吾之體完以固吾無用夫衛生之道吁是亦不智之甚矣昔曾子之言誠意也曰君子必慎其獨周子之言誠則曰誠無為幾善惡曰慎獨曰幾善惡其皆本於閑邪存誠之言哉思明其毋自謂言行之已謹也念慮之萌人所易忽宜尤致謹於隱微之間乎

謹嚴齋記

錢塘方直卿靜謹而嗜學嘗學春秋取韓子之言名其

讀書之所曰謹嚴齋葢將以是而治身也集賢直學士豫章揭公為大書之直卿又來徵言以為記予謂直卿亦知聖人之所以作春秋者乎先王之為天下國家以人有欲而易亂也制為謹嚴之禮以為之範防焉禮也者所以秩人紀而維持乎世道也陵夷至於衰周天王與列國君臣以先王之所以為範防者皆毀裂而棄去人紀於是乎大斁世道於是乎大壞聖人念周禮之不可以盡廢也乃作春秋以救其失凡出於禮者皆入於

春秋故曰聖人之刑書也夫謹嚴者禮之體也春秋救禮之失又烏得不謹嚴哉君子之違而有為也則欲使斯世之人皆入於禮毋入於春秋窮而獨善其身也則必使吾身毋入春秋而入於禮吾有君也則事君必忠吾有父也則事父必孝吾有兄也夫婦也則必盡兄弟夫婦之道吾一出言一舉足凛乎若聖人執筆臨吾前而書之謹乎嚴乎不知春秋吾何以知禮之所存者乎雖然重典不刑於治世厲色不設於雅人君子以謹嚴

治身至於動容周旋中禮則亦無事乎春秋

約齋記

錢塘陳子安治琴書之室以燕處也將題其扁而於予徵焉予謂子名寧字子安是子之所以為居者乎然予嘗見世之狃於安者徃徃委弛而驕肆之委弛則隳事驕肆則傲物隳事而傲物則其安為危君子於是有持危之道焉譬之水也為之防以導之則不至於衝決譬之馬也為之羈以馭之則不至於奔放人身血氣之所

為也血氣之欲無涯能不為之防與羈乎故吾言焉則有言之則吾行焉則有行之度吾室屋以居焉食飲以養焉衣裳以服焉袵席以寢焉則有室屋食飲衣裳袵席之節盖禮義者人之大閑也入乎是則安出乎是則危智者知其然故常退然不敢以人之所侈者自處也人方恣睢吾寧儒儒人方哆哆吾寧顉顉人甘履巇則吾倚固而藉夷孔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約謂不侈然以自放也請名所居為約齋可乎子安曰善乃屬予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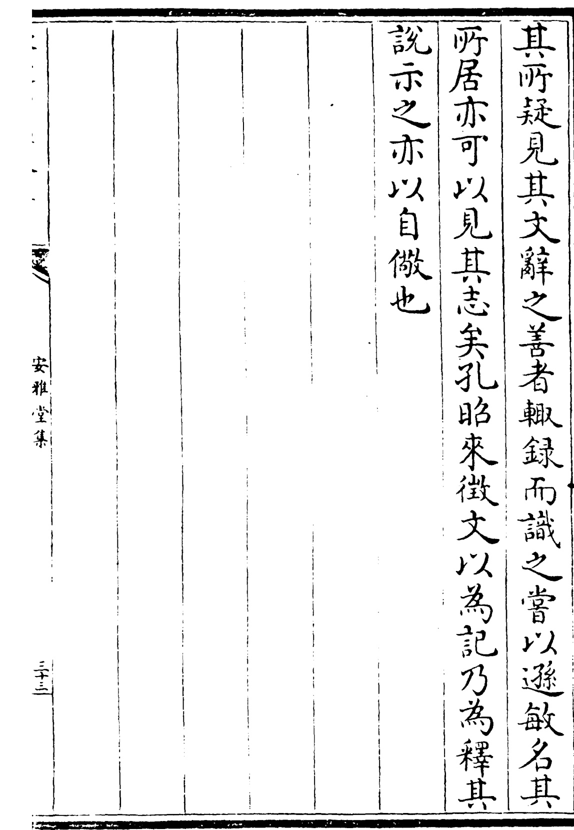
之予因言孔子之道至大也當時門人莫不有得而傳至於今者曾子之學也曾子之學謹身而已蓋萬物之理具於吾身謹之於念慮之微則可以充之於宇宙之大又豈為身謀乎哉子安静重而誾敏静重則不侈於流俗誾敏則知所趨舍而務學也故為之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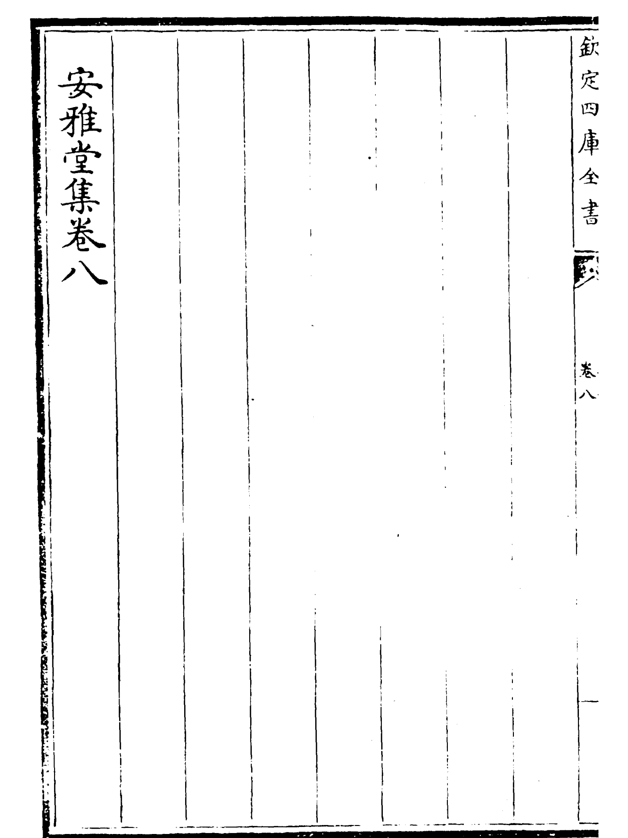
遜敏齋記

學之於人大矣林林而生蠢蠢而動其初草木禽犢然乃有秉德廸道被服文雅而美出於其間者學之力也

昔者聖王之立極於天下也盖欲使天下之人皆會歸於有極此學之所由起至商傅說之言曰學於古訓惟學遜志務時敏則學之言方見於說命而為學之方亦未有尚於此矣盖人身者血氣之物也志不足以帥之則驕怠矣驕則易盈盈則不足以受學怠則易輟輟則遂至於廢學天下之善無窮春秋代序老冉冉其將至不遜志時敏則雖為學終無異於衆人且不自知而入於草木禽犢矣夫海至下也則能受百川之入河江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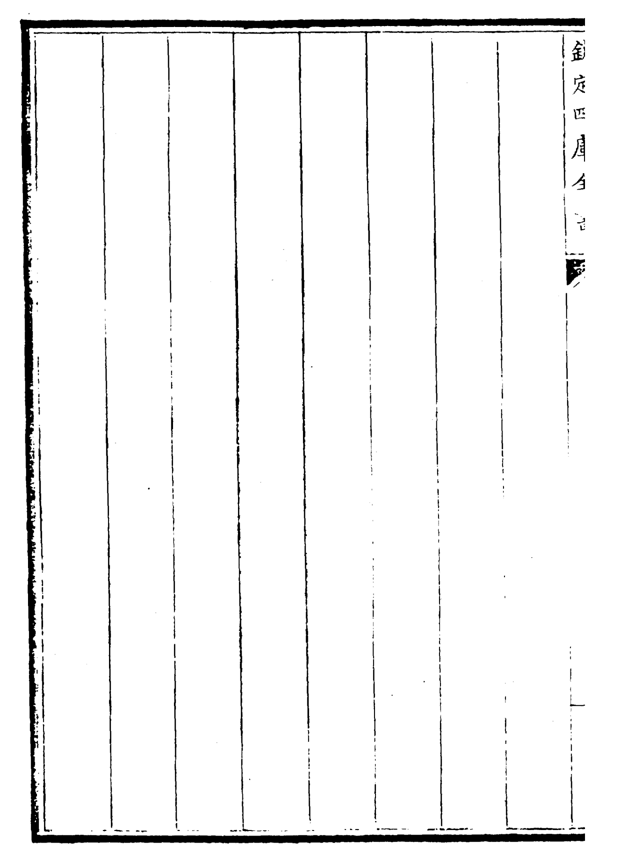
流不已也則能達於海而同其大善遜志者其海乎善時敏者其河江乎彼蹄涔而洋洋滿汙而洸洸又奚足與言海與江河哉孔子大聖人也入太廟每事問老聃郯子師襄之徒皆不逾於孔子而聖人每折節而問學焉其言曰好古敏以求之曰我學不厭曰學如不及則聖人為學亦不過遜志時敏而已矣况衆人之為學者乎武林陸宗亮孔昭隐於市廛能勤生以事其親而心誠好學雖處賈肆常持書觀之暇日則從縉紳先生質


其所疑見其文辭之善者輙録而識之嘗以遜敏名其所居亦可以見其志矣孔昭來徵文以為記乃為釋其説示之亦以自儆也



安雅堂集卷八

謹案卷七第一頁後二行庫庫舊作夔夔今改後倣此　二十六頁前五行克呼舊作怯来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主事臣張　培

謄錄監生臣阮鍾瑗

謄錄舉人臣吳壽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安雅堂集卷九至十一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安雅堂集卷九

元 陳旅 撰

記

小蓬山記

元圃氏既作龍翔宫為國家祝釐於無窮因樹室其背以自棲翕翼爽跣時燕時寢鑿蓌坏為池上積怪石錯植卉木象神山之在海中者乃榜室曰小蓬山盖昔有有道之士曰孫君者居大滌之山嘗以蓬山名其堂元圃氏

實孫君元肖也其意若曰吾山視吾祖直其小者爾吾祖不可復見惟蓬山之常在吾目也予嘗造其室適春雨止無他客元圃氏具尊豆揖余面山坐階下紺泉浮動山趾芝岑藥谷窈曲青潤若耕耘五德沖氣旁達窻户間有輕雲焉當是時世抱盡釋物我兩忘將不知泰山為大秋毫為小又孰辯蓬山之小大哉元圃氏曰子不欲小吾山邪顧吾之所以為吾者小也則凡與吾同處者必以類聚山縱大而樂與吾處則亦甘自小矣况有小之實者乎秦漢方士

往往欲為人主求其大者而不可得又何小之嫌哉予曰元圃氏真有得老氏之道者為道日損殆以小為貴也是為記元圃氏本餘杭世家名景仁字元甫凝重簡曠能詞章被旨主洞霄龍翔兩宮云

浙省題名記

昔在世祖皇帝之奠區夏也衆建行省分大臣以莅外服民有疾痛愁結仰而呼號則天子股肱親摩撫而解紓之故雖遐徼之民若在畿甸承休光此海宇之所以

又謚邦基之所以丕鞏而彌昌也江浙行省自至元二十六年始以江淮省治置於錢塘總兩浙江東之地尋又置福建省以其地屬焉夫物大則制勞務煩則理艱土賦居天下十六七則辦集之責殷矣是故朝廷恒慎選勲戚大臣與猷為之優著者行中書於兹厥惟重哉至元後丙子歲冬十月平章特默齊罕右丞呼圖克哈雅左丞揚阿德濟相與言曰凡府署必刻官聯姓氏於石所以昭寵榮列序次而鑒賢否也矧今聖天子新治象

於四方命前中書丞相高昌王保釐東南體隆數異絢
貴方岳何可無紀乃俾其屬弁考舊官名氏歲月書之
虛其左以容方來又俾校官陳旅為文記之旅以賤辭
弗獲乃拜手言曰大臣之名紀旗常勒鼎鍾豈其他在
官者所可比哉然而書於司勲者跡遜之人有弗見也
刻於兹石則斯民之具瞻繫焉知遠者視邇測往者驗
今觀所以係斯民之具瞻則可以知司勲之所以書者
矣

江淮等處財賦都總管府題名記

皇王既一宇內以東南財賦足以裕國用矣乃以故宋水衡少府之所有與其宗室之所私其大臣之嘗籍入者設官掌之以備宮壼之奉而天子得以致孝養焉至元十六年始立江浙等處財賦總管府二十六年改江淮府至大元年始立江淮等處都總管府至順元年復立焉大抵財賦之隷東朝者不總於大農而使數官㦸集楮泉三百餘萬緡米百餘萬石於江淮數千里之地其

責亦劇矣苟非其人不瘝厥官則瘵夫民也可勝言哉
於是朝廷恒選有清裁者而用之或由憲臺而遷是官
或由是官而入憲臺秩數優崇隐然列郡之上故莫不
益自飭勵以究夫底慎之道焉都總管劉公敬同知公
納延特穆爾張公謙副總管公茂巴爾斯曲公禮經歷
郭君抑照磨王君德良相與言曰官聯姓名宜有所紀
以章示於無窮今行御史臺治書圖嚕公長兹府時有
是謀矣久而無作可乎乃琢貞石弁舊今官名氏嵗月

刻之庶來者得嗣列也

王經歷惠政記

古者諸侯之有土也用其國之士以治其國之民士與民羣然而處也終其身至於子孫相與也利害之慮休忻戚之情通一旦得有為於羣然者之情不過以已之所同欲者聚之以已之所同惡者去之士亦何有於民哉井田壞封建廢士始有不得仕於其間而仕者率三歲代視其民若寓舍子漫不為意而况勢有所不得為與

其才之不足以有為者乎嗚呼斯民之所以德夫拯已
者而弗忘也延祐中計口食鹽之法行郡邑務迎合不
復考實所賦越人鹽筴贏於大男大女之數歲積贏
又悉責寡民庚之民不勝病死徙者衆矣泰定中總管
王公克敬上其狀行省既而王公遷兩浙轉運鹽使于
公九思代守越省檄新總管與轉運使議咸謂贏筴難
盡除也宜稍損以寬民力而沮是議者以謂列郡計口
有成籍矣奈何損之王君止善時為轉運司經歷毅然

言曰民口實寡而所賦多民之錢今死徙已衆顧重改成籍而輕棄民命乎夫蘇杭商旅之所集也他郡口會蘇杭未嘗會也移越鹽筴散諸商旅所集之地不亦可乎於是議歲損越鹽五千六百餘引引四百斤也亡何王公除湖南廣東訪使後轉運使又力排前議且以語侯止善止善曰脘可斷議不可易願解職去丞相達爾罕公聞之亟遣人留止善議遂定滿秩遷漕運府經歷初越米之入海運者歲為石十萬有竒越城距海十八里

大艘不得抵城下漕府豫檄有司拘民舟以備短送程期峻急榜箠滛及非辜仰舟為衣食者皆失業無舟者轉僦以紓禍僦直視他時數倍吏胥又並緣為奸利米既及海主海艘者難之久不得卸且有折閱之患民困甚矣止善悉列其獘曰官不有雇舟工價乎何獨變通比而為是紛紛也遂俾海運户以官所給錢自雇舟用之越人自是無舟禍止善越之諸暨人其仕於轉運漕運也皆足以及其鄉所謂勢有所得為而才又足以有

為者也昔之君子視天下之人猶同室也至於父母之邦尤惓惓焉者非私也厚於其所當厚者也越人既為止善刻石郡中諸暨父老又求予記之止善由憲掾歷轉運宣慰行中書掾以至為兩經歷具有勞於人而惟越人再刻石紀之者其心亦若止善之於越人也孔子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越亦多賢矣乎止善名良明秀敦重又善學能為文詞云

嘉興路總管府架閣庫記

古者營室中則始土功在營室之東者曰東壁天下圖書之府也夫衆物之麗乎室者莫非日用之所需而獨圖書之府著象室東豈非以是為有國家者之所甚重而不可後者乎盖上古之世民氣樸厚以結繩治之而有餘庖犧氏作世寖不古非書契不足以防民况又後世風降習媮矯偽日滋一失據稽將奚足恃以為治此天所以早示法於後世也嘉興路總管府提控案牘熊照磨承發架閣唐棣言於其府曰天子以六合為一室

凡郡邑户口錢穀刑名造作之類皆朝廷事也載諸案牘者必有度宿之庫焉嘉興浙右大郡也两至元之間所積成案十萬五千有奇簿歷萬三千九百有奇皆無所於藏散處府廊東西樓及經歷司之旁屋風雨之與俱蟲鼠之與伍猾胥豪民得以肆其奸謀而泯户比聯煬炊焠如萬一頋府容有周人宰人之出書乎宜亟求空爽之所作架閣庫令立成猶已後也府以其言上之省省視之乃度地府東縱百九十尺衡廿有八尺創庫

若廳事若房若門凡有十五間糜楮泉萬五千七百五十緡經始於至元丙子之冬明年夏成用約於官役止於傭陶堅斧良締構嚴縝於是悉聚散處之牘年秩月次標識昭明徵索有彙啟閉有節叢爨弗鄰地自為守照磨可謂克盡其職矣而其言則曰茲役也達嚕噶齊按達拉摠管和斯約遜同知呼圖克哈雅治中金山判官瑪哈穆特推官李椿劉好禮經歷逯瑞知事楊守謙等共落成之而任程督者則嘉興令楊某也吾何力焉惟是興

造歳月不可以不紀乃致書幣來請記予善是庫之作於水昏正也既得其時位於府之東也又得其地蔵櫝所以定民也而後不勤乎民民定所以事國也而財無甚費於國不謂之克盡其職者乎照磨字子華吳興人韻度清美以詞翰名世然實長於政事屬歳大祲餓民廿有二萬餘郡賑之不足子華請以給孤老羸糧萬二千七百餘石羸鈔三十萬餘緡益之不得請則規米為粥日於僧寺食之此又足以見其及於人者矣或者他

日掌圖書秘府以所知古今得失之跡民生休戚之故從容為上言之則人又將大受其恵也

長洲縣宣聖廟學記

郡邑必設學以教其人而治之徒制人以法而不納民於道非善國也唐武后時以吴縣大治有所不及始割縣北境置長洲縣而未嘗建學是時豈知教之為足尚哉宋世主學事者嘗假並縣浮圖氏之室以為學則亦未有專所矣皇元既一六合乃興起學校以崇化基天

下莫不向學而當時邑令以浮圖之室既不可久假遂即長洲驛舍為孔子廟大德六年始徙麗郡治明年移驛材構縣治故址畀隘簡陋師弟子登降周旋相盪摩又無所於休不足副國家右文之盛心郡人陸德原顧而歎曰長洲為吳巨邑自唐至今六百餘載而廟學若此吾雖非其民而與其民同郡况吾學孔子之道者也道有不同者乎幸而席先世貲産足以供公上之賦而具衣食於吾足矣於此而用其贏不亦可乎縣長官元

重等聞而喜曰是能紓吾責者益以禮勸成之於是筮吉日除故縣治地築長垣周之前起禮殿闢廣庭穹門翼以邃廡後為講堂為兩齋為庖庚凡所宜有者以次皆為之材必良工必差規制嚴壯而工作堅緻浙右邑校蓋未能勝之者又屬名工凝土為先聖四侑十哲之像而繪羣賢於從祀之位道德之光宛其在此至元再元之三年某月經始明年某月告成觀者咨嗟謂世之人率罄其所有以為老佛氏之宮今亦有為是者乎德

原又以為學雖美而歲入不足以養士則徒為是虛器乃又以田如干畆為學田以實之五年秋旅以國史之命如京師道出吴門邑之人士來請記辭弗獲乃與之言曰古者黨庠術序與二十五家之塾皆所以教其人也今長洲之民遠處郡外而設學於此無亦不相及乎抑聞之士者民之秀也秀民雖生窮鄉不能自達於耳目所接之近故必遊通都名域以充廣其所學而姑蘇為郡東南大道之交而名士大夫之所集也邑人之來

此者出而有見聞之富退而講道藝於其學學成而歸則以美德著於其鄉必有觀感而企之者矣一鄉得一士猶足以善俗況多士哉子皆邑之秀士也能善美其身以歸表於其人庶幾建學者之意歟詩云攸介攸止烝我髦士吾將見長洲之士烝烝然起於田野之間矣是為記德原字静遠篤慎而通練藴抱美器而退然不自表暴今為徽州路儒學教授云

雪㸃記

中書左司都事李君仲美治琴書之室於所居之南因以晤賔客也室無斲雕藻繪之觀以素楮承塵而傍施於四壁户牖入是室者見之如在雪中乃題室曰雪所至元再元之五年十有一月五日雪初止予適至其所客有問於予曰冬者處隩之時也仲美顧欲取乎雪何哉予應之曰子不見夫緌緌而下璀璀而集者乎山川原野城郭邑屋以至荒絶無人之壤未嘗有所不被拂焉而潦赭焉而織黝焉而莫名其類者皆轉而為瓊瑤

之田圩琪之圃是能以皎皎潔潔而變乎世之汙濁者雪何負於人哉且玄陰塞乎九㦨微陽錮乎厚坤層氷嵯峨涷木僵立於斯時也山澤之氣盎然上行布為大雲散為𩅦霙乘回風於曲戸映明月於廣榭有以見陰陽之和致五穀之精著見於閉蔵之日所謂豐年之兆而太平之象也雪何負於人哉仲美以明粹之資清白之操踐敭華要及物之志行矣今處學相之地前履政路以皎皎潔潔而變夫世之汙濁者不在仲美乎佐天

子贊大臣燮理陰陽以登豐年而慶太平者又不在仲美乎然則雪何所不至在茲室矣予惟恐是所之不大也而客以為疑仲美聞而笑曰子之言過高非吾之所知也雖然不敢不勉也幸為我記因書與客言者識諸壁

貞白庵記

道家相傳謂漢時張天師由龍虎山入蜀煉大丹於鶴鳴青城之山感老君來授其道閱二十四治以正一法

籙厭伏鬼物之為人災者立石象天地日月以誓之曰石天地運石日月明汝則復出鬼物之屬皆謹受誓去不敢更為人災盖千有五百餘年而蜀人大殘於兵沴氣充盛向所誓者往往乗之以興至元甲午龍虎山汪君集虛以所傳正一之秘規復二十四治以治之乃作貞白庵於青城以居十年遠近皆知求汪君人以所苦來告則立禁除之於是見者輙敬拜謂是漢天師所使來者汪君出入羣治兹菴則其凝道之恒所也庵以

石為址以茅為宇若覆瓮然前為戶東西為牖青城三十六峰與上皇大羅六頂大人諸山森秀環列老人村與麻姑諸洞皆在傍近其地最勝吾聞諸蜀人云仍改至元之元年嗣天師太玄子期汪君會京師明年春覲上錫嗣天師璽書褒嘉之又以汪君能用其道寧蜀人也賜號太無貞白靜明元昊真人青城諸山正一宗主將還屬以為庵記以刻於山之石昔者禹平水土水怪之類皆有其法吁何其仁之至而智之周也秦漢以來

官失其守而崇山厚林物或麗之有能於此去其厲於民者則亦君子之所願聞也聖天子既錫真人美號復使之還治其舊其古先聖王之所以用其心者乎雖然真人以貞白名庵非以是美自居也貞欲守之敦也白欲履之純也守敦則神完履純則天全惟貞惟白太無之宅惟白惟貞太無之庭入乎太無鬼神不能窺其室盧真人蓋陶貞白之儔歟抑造物者之與遊也歟

書淡樂齋記後

君子之道如菽粟布帛人日用之而不知其美於是必得厚味而后以為良烹必得文繡而后以為珍服蓋嗜欲之為人害大矣若菽粟布帛者豈足以甘其心哉則世之能樂於淡者蓋絶鮮也賈太傅之惜誓曰澹然而自樂柳柳州亦言以淡薄為樂其皆庶幾於此者矣然賈生之淡出於怨子厚之淡出於悔是不得厚味文繡而后規規於菽粟布帛尚得謂之樂乎夫樂之者處富貴貧賤患難一於是焉而不知有富貴貧賤患難此吾

所謂絶鮮者也舒嚕公東遼世家早握兵符以享富貴之奉顧以澹樂名其齋非有所怨悔而后欲得之者其出於天性之自然者哉

書三節記序後

節其天下之中道乎過則約之不及則至之所謂節也故節之在易中正則通苦節則不可貞甚矣中道之不立也久矣世之人見有盡節於所天者往往以為一時奮激之所為而不知節之於人無往不在特平居無事

之時人習所見而不之察至於履患難之日人始見其節之著耳夫為國擊賊則甘死於戰陳盛年而夫歿則誓死以存其家孺子而母危則進股以為藥乃自世俗觀之三者皆人所難能而偰氏之為臣為婦為子者皆不過盡其所當至者獨不幸其節之因患難而著也故人莫不幸於喪節尤莫不幸於著其節偰氏三節固世之所共美君子則深悲之以為可美也而非可願也雖然節有亨之義焉三節之節安節也元帥公壽康諸子

皆擢科第福禄方至而未艾者安節亭也人又何其厚幸於偰氏若是哉天以其節與其所以報之者并具之亦將厲衰俗而幸世道耶

秋亭記

予識杜君企顔於其從弟德明氏之館企顔樸茂喜讀書未曾有紛華之悦一日出李昭文所書秋亭二字謂予曰故燕城南偏多隙地吾宅在焉秋亭則吾圃中之小亭也清泉流其北廢壘峙其南若山然吾仕而歸則

服勤於樹藝之事臨流濯足而休於斯亭則與客論遺經以究理義之奥或對酒雅歌吹簫以寫夷猶之悰亭無時不然而獨以秋言者則以為京師之名園美池佳花勝卉皆有力者之所能致而花卉盛時車馬日集則又皆富貴者之賞玩也吾不得與焉然而秋風摧落之餘園空池冷遊者亦無所寓其目矣顧吾亭之松檜則鬱乎其青亭後之竹則猗乎其緑丹楓緗菊又錯出於左右吾是亭於秋為獨宜盖貧賤之所遭恒不足於暄

妍之資而富貴之所樂者曾不足以禦夫霜日之變故
吾雖不得於彼寧甘處吾之所能有者焉此名亭之意
也先生幸為我記之余惟秋之為言收也天地之成功
載豳風之詩不以正月首章而數以七月言者所以虞
卒歲而謹始於此也世之人當春夏之時亦有涼秋之
思者乎企顏所居有金源氏之遺址盖昔日繁華之地
也庸詎知後人之因其寂寞而為亭以玩其秋乎企顏
之所以秋名其亭者其所思者遠矣企顏名師孟令為

方城主簿云

陳高士壽藏記

陳高士預為歸藏之所於信州貴溪縣之三坑李墩使人來言曰吾百歲之後子孫誌吾墓與其誌於我所不見以示乎他人孰若即今誌之使我與人皆見之也予不獲辭乃為序其大較為壽藏記云高士福州之長樂人祖晃咸淳名進士父實翁母高氏第三子名自誠字物初者高士也八歲入學警敏異凡兒有日者筮其生

時所值之六物謂是兒方外人年三十六當見天子龍虎山之太上清宫其地衍奥而冲謐高蹈之士多寄跡其間閩人若陳公義髙張公彦綱王公澧翁皆其宫之傑特者也張公家長樂知陳氏多賢以書來求冝為弟子者髙士年十七聞之欣然欲往父母不欲其遠去又重違其意姑使至福州城西之冲虚宫冲虚宫者五代時仙人王霸故宅也有白龜泉泉上有龜歸亭髙士居七日欝欝不樂指龜歸亭曰吾他日過此今決去矣衆

皆笑之遂去遊上清宮見張公於宮之崇禧院公使從

李則陽受學大德九年正月元日度為道士延祐七年

嗣天師太元公以高士入覲時年三十六果符日者之

言名卿才士愛其清醇皆為文章贈之及歸遂領冲虛

宮龜歸亭之言驗矣泰定元年復侍嗣天師來朝三年

春制授靈悟元寧文泰法師泉州路報恩光孝觀住持

提點元統二年奉表至京師明年有旨使持節還鄉祠

上清仍改至元之二年名嗣天師高士又從之制仍提

點光孝觀明年制授至正元嘉文泰法師教門高士龍虎山繁禧觀提舉知觀事是年夏病因自念曰吾以貧出家四十餘年夙夜畏飭不敢毫髮侈肆以負成我者之意又數奔走道路與接世故之不得不在巳者亦良勤矣今吾病作其亦可以少自紓乎崇禧傳序若張公與李公謹脩等皆高士師祖也昔李公作繁禧觀於漢上高士因築室其西曰清輝堂堂前築亭曰回鷗至是悉屏去人事閉戶靜坐移日或至夜半或鼓瑟讀書賦

詩以為樂或憑虛亭或步溪渚撫雲霞而搴芳草不知白日之將晏也嘗語其弟子曰吾字物初物久則敝而為之初者不與之同敝也其有敝者吾亦末如之何也已雖然是物也吾託之以生於物百歲之久者又烏得無情哉向吾所為於李墩者亦以待夫是物之敝也故所以虞燥濕而謹閉藏至矣又作歸雲之室於傍近有田歲收禾百九十斛析而四之以入上清宮崇禧院繁禧觀歸雲庵所以厚吾之所自而及吾之身後者靡不

具矣汝等宜體吾志弟子周成大等識其言惟謹余聞古之王公豫為送終之器焉與所謂歳制時制者皆不以早為諱也葢有始則必有終者理之常也制事於未然者君子之能成其終也慮不足以周其身則事之有未備者不鮮矣高士事師能盡其道去家雖久歸而執親之喪能致於禮他所為又多可稱至於為乎此也則平生之所欲為者將無有遺之而弗為者矣

義莊記

寧國儒學教授丹陽蔣鉤公秉長厚而尚義予與游久
益敬之比公秉謁選京師將還與予言曰士之仕也將
以施其及於物也吾之仕計不足以及遠今亦為吾之
所可及者而已哉予本同邑洪氏子也幼喪母桐林蔣
氏以我為子鞠而教之使粗克樹立不知身之出洪氏
也蓋蔣氏父母之卵翼我也至矣先人既即世稍有為
我言者及求得洪氏父子他所養之三年而亦卒徬徨
天地間皆無所為孝矣今年六十六有二子五孫兩曾

孫田園足給衣食顧洪蔣二族多困之不自聊者此豈非吾之所可及者乎二族雖殊實皆切於吾身又烏得不皆及者向嘗賑其甚貧者慮非恒及之計則節縮日用專積之以買田千畝為義田立祠堂縣北之石羊里以祀吾之所宜祀者旁為屋以受千畝之入用其入具歲時祀事餘以廩二族之衆喪葬嫁娶悉資之擇二族之賢者各一人掌其出納吾之黽勉以為此也盖欲無負洪氏之生我與蔣氏之所以子我者執事幸記之庶

吾子孫之弗敢變也予惟先王之時無窮民五家為比使相保也五比為閭使相受也四閭為族使相葬也五族為黨使相救也五黨為州使相賙也五州為鄉使相賓也夫比閭族黨州鄉之人不必皆親也徒以其地之寖近得相為謀以恤其患菑況二族之切於一身者其可漠然視之如塗人乎以是言之公秉之施於洪與蔣也情誼當矣嗚呼甚矣民風之日凉也視利所在輙仰拾俯取不肯遺一毫於其所親者比比也觀公秉所為

必有感其良心而敦族之風興焉若然則公秉之所施者未嘗不及遠也後之人其毋貪毋嗇以共保義莊於無窮乎公秉之義既足以範俗則部使者與其守令能不為之主張而綱維乎使人人皆知其所當及者則周官比閭族黨州鄉之法雖不必行而民之窮者亦寡矣是莊規模大率效范文正公其給與之目則詳載於碑陰云

平江路歸元興國禪寺碑

姑蘇人曹聚因予友俞伯康見余而言曰吾世居長洲縣之武丘鄉曰歸元興國禪寺者吾家所創也吾父諱如理母張氏皆儉勤以治生貲殖日殷而皆嚮慕佛乘吾父以至元十八年為杜多禮文殊五臺有竒應遂遊京師會世祖皇帝度僧得賜僧牒以歸乃入虎丘雲巖禪寺從雲夢南禪師為弟子吾母亦去為比丘尼伯兄法珙從父祝髮仲兄實蕃如伯兄而受業於竹房開師聚既如兩兄復念曹氏之不可以無肖也還為民有二

子矣昔吾父之在虎丘也歴小大職掌苟可以致其力者無不為若其寺之佛殿千佛閣御書閣寳塔藏殿庫堂浴院皆以私錢營繕之人多其功於是有不恱而嫉之者矣吾父歎曰未出家者所以求離乎此也今寘身羣嫉孰若事吾佛於吾之地乎歸梅林故居緑野逈秀流水旁繞其地冲奥以居佛誠宜乃攻石累土為大殿夾以長廡蔽以重門法堂佛閣高廣雅稱蘭楯井藻金碧相錯寮曰前資曰老宿曰退居與役者之舍以及於

庫廩庖湢皆為之置良田三千餘畒為寺恒産既又曰地非人不重聞中峰海禪師實禪林所宗為寺初祖則地至重矣俄而吾父示寂兩兄與我闢方丈之室以遺言迎海師来居延祐三年天子為降璽書護持於是卓然為中吳一鉅刹矣兩兄後皆化去吾夙夜惕焉猶懼先志之未繼也既力完其故復建鐘樓藏殿觀音閣後殿東西方丈衆寮照堂行堂賔館旦過寮曁諸室屋並以良田三千餘畒又置廨院城中凡寺之所未備者至

是靡不備矣經始於大德二年之春訖功於至元再元之夏吾父子所以為此者以生長安樂於太平之世皆上賜也藉佛力以為報則吾小人之心也願先生記之庶來者知吾寺之不徒作也予惟釋氏之説固足以動人然能為浮圖起大寺市大田類皆世之王公有弘力專勢者為之否則其人能堅苦持久積衆力於萬千之微而后有成績焉理師奮起編氓而克濟盛舉可謂有過人之才矣使以若人而用之於世授以古人已試之

法以施夫所可為之事其效詎止若是之為哉曹氏父子夫婦兄弟於其所固然者皆舍之以從事於佛其亦難矣使若吾黨之士因其日用之常而加以力行之功所至又何如聚既滋縣以嗣續其世而后拳拳於其父之所願者其心又益可念也巳嗚呼予之書乎此也其亦有所感夫其亦有所感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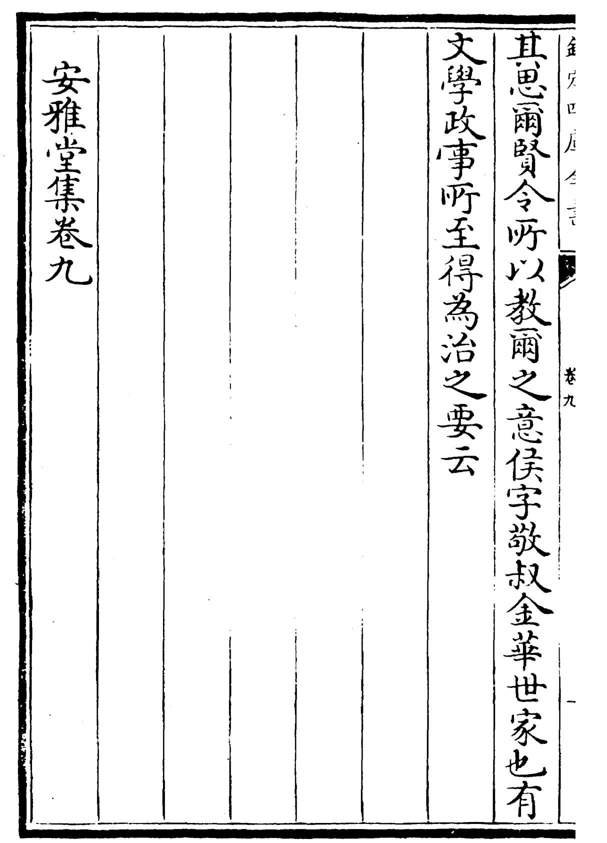
陳孝子墓記

永嘉陳孝子亞宗年十六母蔡病甚亞宗刲股為藥病

尋愈俄病復作不救亟宗既無所用其力日夜哀慕不自堪以至於死郡守陸德輿聞而憐之謂斯人也固未得孝道之正然於閭閻中能為人所難能亦其發於天性之至有足以起人心勵哀俗毋使其善弗著於世乃為擇美地集雲門外舁其母葬之表曰陳孝子墓時淳祐十一年也每歲暮春郡人士女游於湖山間往往指而言曰此孝子墓必佇立而咨嗟兵火後墓與表俱壞有元大德八年縣尹王安貞始理其壞而加亭焉延祐

五年總管趙鳳儀復葺完之是後墓與亭又壞至順二年趙尹塔納實克來視事進父老問民風故實得孝子事徘徊山阿顧寒烏集空林而傷其封識之缺亡也喟然歎曰兹非吾當務之急乎夫為政而能使民興於孝於為政乎何有乃庀工徒剪豐草除蔽土襲甓於壟並壟為亭又立門署榜設厚垣而禁芻牧於是夷者隆仆者起露者密幽者顯矣來觀者若見孝子新死於其親愴然動乎中情將不知其事之在前代邈焉恫瘝之不

接於身也趙侯真納民於道哉孟子有言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則愛親者人心固有之最易感者也先王之感人心亦惟先施其最易者而已矣是故以難從者强人臨之以三軍而不足以易感者爲教表一竪子而有餘世之稱能吏者未嘗不急於政刑而民益頑獷難治者不知有易感之道焉耳然則趙侯之爲永嘉也寧有難治之民哉誠使其人因其易感之心而充之則順德之達所至又何如也嗚呼邑子弟來視吾文尚



其思爾賢令所以教爾之意侯字敬叔金華世家也有文學政事所至得為治之要云

安雅堂集卷九

安雅堂集卷十

元 陳旅 撰

碑

玄壇祠碑 有序

軒轅氏以神明制天下嘗戰蚩尤於涿鹿之野其時將兵類非常人世傳玄壇大神蓋將也又謂大神本水金二氣之精降而為人秦時修道終南山中上帝召為神霄之闕官又謂漢天師煉丹龍虎山常請於帝命大神

守丹故又隷天師之正一玄壇得賞善罰惡之柄焉大抵神變不測要不可以跡求之也杭州大開元宮有祠在宮門東祠中為壇植木凝土為立像其上又為神虎其側望之儼然有生氣也至治元年十月火夜起宮西民舍遂踰宮中郡侯子公九思與主宮事真人王公壽衍亟救不克唯外門存黎明見大神屹立外門之外神虎在於河濵觀者駭愕以為夜半倉卒人自救不暇安得羣有力者舁是以出況植木入地之難遽拔也既又

於燼灰中得木主帛旛與凡供神之器皆不壊先是郡人欲為轉運使築亭樹碑以紀其休聲寓亭材祠背至是亦不燬遂移用之為新祠奉大神與虎復馬四方之人聞大神能飛動炳燿其威靈益敬畏奔走祠下而弭災執盜之效益章章然不可勝道矣真人既俾余銘新宫又為余言玄壇祠不可不專銘也余聞古之為治者能有為於衆人智力之所不可及若豢龍御虎南正火正壺涿庭氏之設官祝巫占筮盟詛禬禜之有法以揺

辟鬼以壯棒殺惡太隂之弓以射天地四方書曰辰月
嵗星之號以去夭鳥何其事之出於怪也意其出入幽
顯必有為之用者自絶地天通之後人不可得而知矣
秦漢以來官失其守遺法往往存山林閭世之人見有
能名風雷役鬼神能為衆人智力之所不及者不指為
怪則曰彼道家法也孔子不語怪蓋欲以常道教人柰
何後世之頑民有不率教者矣或者懼神之罰有以銷
其頑心而庶幾常道之歸乎然則大神固有弼教之功

也通乎古今而知鬼神之情狀者其亦取於余之言哉乃爲之銘曰

翼玄元御絳雲祝融既清宮大神執鞭還守門憑神之質超有物其非質者剡可射新宮成奠神宅孰敢爲惡鐵絙縛玄虎啞以善禱之報爾福

龍虎山繁禧觀碑銘有序

江左之山曰龍虎者仙聖之玄都也太上清宮既據神氣之會旁爲支宮無慮百十又盡得地勢之所宜矣而

善用夫地者又往往得遺勝於百十之餘造物者常以其不可窮者待天下也上清李君謹修嘗自念曰吾得超乎編民優游長年以業吾清凈之道者誰之力也寶儉以養生積其贏將焉用之唯益立祠疇以茂致景貺於國家庶幾周人所以賦天保之忠乎乃受地山南溪上有大園倚乎雷壇而象山仙巖在其左右琵琶塵湖雲林諸峰又皆在乎其前津華之鍾見於草木巖姿川豔布寫几席之上殆靈祇祕之以有待也李君亟以貲

得之延祐四年始治地為觀中起三清大殿旁作列真之室有二樓以遞鐘鼓之聲有三門以嚴中外之節臨溪之門榜曰溪山勝處翰林學士承旨趙文敏公所書也門内有堂曰清輝其西有亭曰回鷗殿後之堂曰見山堂後之堂曰依竹東軒曰嶼日西軒曰巢雲若賓館若廩庫若庖湢與凡所宜作者亦莫不當其所觀成又實之以宜稻之田焉於是李君與其徒言曰吾與若承清暾藉素雲而相徉乎溪山竹石之間所以善體而清

心也清心所以通神明而修吾職也夫豈徒為爰居以樂吾私哉嗣天師與玄教大宗師聞之皆表之曰繁禧之觀元統甲戌上遣使人以旙香來至元丁丑又降香幷賜璽書護持授謹修明遠冲妙崇教法師教門高士開山住持提點又命其弟子陳自誠為至正元嘉文泰法師教門高士提點知觀事俾嗣其道於是觀者以甲乙傳次李君屬上清外史薛君玄義來徵銘文以章寵光於無極焉余聞之天惟高也故無所不覆地惟厚也

故無所不載一人之身萬福之基也惟其萬福之備於身也則有以及天下矣此皇極所以有斂錫之道歟李君求勝地以祝釐禧於天子其意之所及又益遠哉銘

詩曰

雷壇之陽山川開明中有玄圃翠水所經煌煌壽宮殖

殖福庭琪林紺幽珠葩丹晶崇竹壯翳列岑南屏結影

西谷含光東瓊雲瀾迎户溪羽並亭濁禊遥戢冲華空

凝匪怡我私穆愉鴻靈鴻靈戾止從以衆星蘭臯椒丘

猗靡絳旌葳我熙事肹蠁告徵天子神聖格乎清寧介
福孔多式嘉羣生

韓總管墓碑

江浙財賦總管韓公之子友直以其客陳元英所為狀
來言曰先君子棄諸孤廿有二年墓碑未樹恐無以著
先德於將來惟執事圖之余與友直兄弟雅厚義不得
辭按狀公諱奕字仲山紹興蕭山人繇公父贅錢塘因
家焉曾大父諱富宋進士大父諱元信沿海制置司準

備差父諱自良至元中行工部署為文綺局官累官至
承直郎杭州路總管治中兼董内府織文之事大德四
年當獻功病不能騎請以子代公用是得乘驛入京詣
將作院白事因言便宜若素習吏事者院官奇之引公
以所來織文覲中宫啓所言便宜且謂是人才器可任
事有旨命補江浙行中書省蓋欲其益練吏事而大用
之公還治中公疾甚竟不起遂不復為掾既終喪養母
夫人沈氏無仕進之意初治中公為行工部所署時募

工置諸局司雖謹程度嚴政令而撫循有恩人樂為用及佐郡時屬有旨歲增織綾緞五萬治中公計局工不足辨籍民間杼軸成之較官出工物雜費省緡錢數萬民又利傭直不逾月五萬綾緞成遂用為故事局工得不重困治中公歿故莫不悲思乞以其子嗣職事上未報浙西道廉訪司舉公喪父盡禮事母盡孝而持身齊家之有道也用之可以善俗行省具移中書會新立織染局右丞廉公因人情所安辟公莅之事立具行省益

薦公代父職誠宜中書以聞至大元年授杭州人匠副提舉明年立江浙等處財賦都總管府議簡清慎習知田賦者為是官盖掌朱清張瑄两家之所籍沒者也公時以事赴闕中政院貴人見之喜曰此非將作院言便宜者耶即引見武宗皇帝於潡州上曰財賦府初立是非其官乎尋授承務郎為府之副總管居三年以母老屢乞閒專養不允皇慶元年轉承徳郎仍前職盖上之人不欲其去也六載之間庶務畢舉凡朱張業産之為

姦人所竊匿者悉求得之金穀充牣又未嘗以是病民故中外之譽歸焉至大中有曰和濟斯者以奇寶售内府俾給直錢千四百萬緡胡椒十二萬觔它物稱是公曰是國之大盜也吾不敢奉命亟白監察御史留其直不予張塔布台者得給還所籍沒田十萬畝屋二千區公亦抗論以為不可廷論韙之公讜言毅色遇事奮發直節不可回由是憲司檄公治貪墨凡十數事得贓鉅萬民氣為之蘓暢延祐四年進朝列大夫江浙財賦都

總管旋被名寵眷優渥明年十一月戊辰卒於官年五十公天性孝友治中公卒哀慟幾絶即祥猶不飲酒食肉語未嘗見齒事毋非有急不去左右故恒不欲仕既晨出必問太夫人安否歸必設甘旨奉太夫人飲酒二三行日以為常有疾必親治藥餌以進疾止始徐出視事閨門肅雍内外無間言宗族姻戚雖疎遠皆厚遇之門巷多車馬非名公卿則四方之賢士大夫也蓋為人沖約而尚義故多樂與之交者儀觀修整寡言笑讀書通

大吉餘皆淡無所好娶黄氏後公二年卒子男六人友仁友恭友忠皆早世友直平江等處財賦副提舉友諒友聞未仕女一人妻餘闕州判官楊元垣孫男十三人文疇文興文闕文闕文闕文環餘未名女八人友直等以某年十一月葬公於錢塘縣履泰鄉青芝塢泰定元年九月丙辰以夫人祔蓋從治中公之兆也嗚呼公孝友廉明能以才諝自見於世可謂賢矣三品秩官鄉邦可謂顯矣諸子皆敦睦慎守緒業友直能官又能以文

學自將諸孫皆秀楚蹈矩度可謂有後矣第惜其未嘗
膺民社之寄年僅五十不得大展布其及於人者為可
恨也雖然求世之得如公者亦寡矣銘曰
有朅韓公既愿且通克幹父蠱職箍是共入見宮宰言
事無猜聽者竦然曰是奇才太姒審官亦曰佐君俾綜
吏事以次選掄侃侃別駕奄即厚夜哀號塊苫泣與血
下周旋北堂滫瀡醴漿我有母養仕豈或遑孰非才彥
孝最百善廣車揄揚方岳尉薦若工疇能世勞纘承總

賦外府庶績用凝駔賈竒市盜國鉅利豪産入官僥倖還畀公皆扼之使不得欺奉檄治貪賄亦不貲廷有清譽將啓要路豐德儉齒舍轡弗騖青芝之原佳城言言嗣慶考德視此刻文

毛先生碑

先生毛氏諱惟譙字仲益其先衢之江山人後遷信之永豐又遷貴溪之英潭後又遷其邑之宜陽里曽祖諱季大父諱克賢父諱子祥皆以善稱於人先生英姿奐

朗雅志冲淡束髮入龍虎山事曾貫翁師師愛其有竒操也欲試其為人而器成之先天山介龍井琵琶峰之間巉絶遼閴人跡罕至也時方薙榛穢為觀宇俾先生居焉人謂其方去父母而棲之空山將不能堪先生則欣然若所素處與烟霞相周旋浩乎其忘世也師大喜之即令衣道士服授以其道聲稱日聞於是嗣漢三十八代天師用為益揚州道正州之為老氏者皆喜而言曰是宜長我也今嗣天師又使之掌其文牘天師總道

教江南有官府政治之體非清慎明敏者不足以任承贊之責先生從容酬應未嘗有所缺失而凡與之接者莫不譽其美焉泰定初奉表詣闕下玄教大宗師吴公復嘉重之為請於朝授冲真通妙元素法師主持永嘉廣福靈真宫事久之嘆曰吾出家為道士者將以繕吾性也而役役不休可乎人固有不得不勤力者吾事師如千年事親又如千年生而養歿而葬矣吾又何為乎吾旦而起則祝釐於吾君又何必領煕事於其所乎乃宴

休於龍虎山之舊居黙智歛神泊乎無營而時與客飲酒詠詩於華竹泉石之勝不與物忤亦不流於物逍遥浮游葢十年許人以其神情之清曠也號之為秋宇先生云仍改至元之三年六月八日晨興正衣冠脩然而逝年六十二某年八月丙辰葳蜕於貴溪縣仙源鄉之高陂山弟子劉存耕以狀來徵銘余謂先生能致勤三事而後退休以葆其所存又未嘗離世絶俗矯亢以為高所謂遊方之外而履其道之中者歟銘曰

維昔至人幹道樞啓陽闔陰時厥居道不緣昝人朱愚出此入彼嶺奇迖先生沖氣以爲車夷庚安驅辭室迂祝君事師春欲煦歸爲父母謀甘脥師親既終於怡愉始用吾日紓前劬巖房左右莊笈書十載燕坐觀玄初太空雲氣行雙凫陂山所窆仙之餘

孫高士碑

孫先生諱景眞字久大信之貴溪人曾大父諱清夫大父諱樸父諱晞之乃宋廸功郎仕江東爲節度司幹辦

官先生豐頤廣顙碩幹晳膚居如山凝動如川融㓜時
有善相者撫其項曰是兒不凡殆非人家所能留也孫
氏所居曰篠嶺距大上清正一萬壽宫十餘里束髮即
學道於宫之崇禧院禮講師張公彥綱為師孔老二氏
之學若所素習不待刻礪自臻玄微祖師都録黄公崇
鼎宫主黄公復亨皆器重之世祖皇帝既平宋遣使入
龍虎山聘嗣漢天師之三十六代者嗣天師入覲擇才
而且賢者從行先生與焉及還有詔開道教於江南四

方之為老氏者日集龍虎教所逆旅非所安都錄公為築真元宮以館之而主以先生先生念是宮亟成非宏遠之規復改作之而增田以飯來者大德七年有旨授通真凝妙宏道法師真元宮提舉知宮事初講師公欲更卜吉土為壇時以顓闕祝祠厚報本也志未伸而卒先生既盡送終之道為作崇禧觀於天冠之山殿堂門廡鐘樓藏室皆高廣如志又作祠宇以寧其師度弟子以衍其傳給良田以舒其用玄教大宗師以聞天子下

璽書護持之至治二年上清宮災先生發私帑作大三門及福地之駐馬亭崇禧院之真元閣皆雄麗稱地望天慶元年歸主院事即院址為屋以居人號其堂為隱德葢以先生雖數被寵榮而含光弗耀有古者遯世高士之遺風焉至元三年有旨加教門高士使復主真元宮遂新宮之道紀堂其年秋於故宅旁近得地曰榆原顧而喜曰吾其遂首丘之心乎於是作榆原真館割田若干畝入焉又以田益上清宮真元宮崇禧院崇禧觀

篠嶺之崇賢館各若干畝五年五月忽感餘疾即語弟子曰死生夜旦爾不死不生無夜旦也吾將了吾之有夜旦者矣承先廸後則汝曹之事也是月八日蚤作盥漱正衣冠夷然而逝年七十有七弟子曾日省李謹修等以其年九月壬子奉遺蛻藏於楡原以臨川吳慶熈所述狀屬余為碑銘先生莊重而譙沖静黙而暢達持己以約遇物以厚名不求聞而名日彰財不求殖而財恒足凡所作為若無意於其間而諸福之物皆不踵而

自至終日燕坐一室或問之曰公靜乎則笑曰有意於靜則非靜矣蓋深有意於其道者居天冠最久山之左右雨暘時若五穀常熟草木葱蒨居民不知有凶荒之虞而先生又每推其有餘以賑助之人見其出遊徃徃指之為福云嗚呼世有勞心神澈體膚窮年規規澤不足以自濡遑及其他哉不見用其智力而身與物恒相遭於泰和之囿者固盛德之所感應亦天厚之福休祥之徵隨所至而著也使若人有位於時所及頋不益廣

而厭薄世故高蹈物表僅及其所能及者而止耳故君子之於若人常嘆其賦受之美而惜其不為世用而去也雖然鳳凰麒麟非以其用於世而貴之也郊藪之間有是二者必至治之時哉銘曰

湛乎若無思而趣無不通漠乎若無言而教無不從休乎若無營而人惟見其成功物與我乎何心本自然以為宗亦造物之與謀鍾其身以善祥故居姑射則屢豐處畏壘則大穰慨若人之邈悠上榆原以相望葳衣冠

於斯丘庶不忘乎故鄉

故贈曹州尹清河郡伯張公墓碑

公諱德字惠卿其先滄州之清池人曾大父昕昕生寓寓生祐金貞祐間南北受敵寓從保靜軍節度使司宿州為軍府吏宋師與保靜軍戰寓死之祐求父尸亂兵間藁葬宿之北麓奉母宋氏踰淮避兵我國家既翦金兵及淮甸北人與祐同踰淮者數百族謀保柵以自固而祐為衆推重與衆言曰吾輩寡弱憑孤柵以抗大軍

其勢必破破則無噍類觀時事可以知天道矣徒死無益也乃率衆請軍門降大將成格勒郡王嘉其欵欲承制官之使統降民祐拜且謝曰所以降者非為求官來不過與衆求活耳且吾父死於兵猶寄淺土未敢以身許人郡王愈賢之降民皆以安而祐終無久留淮南之心以干戈未戢往來曹宋間二十餘年而母亡矣至元丙子天下既定乃卜地宿西百里臨淮縣仁義鄉道住里泡河之陽改葬其父而以母祔焉又樂其邑風土之

美因買田宅以居年七十九終妣穆氏二子公其長也公質直而闓通勤生而急義幼時從父母轉徙北兵薄淮衆倉皇急舟南渡遺公岸側適族人見之急援入舟幾不脫於兵公由蚤嘗艱危以及長壯世故之接於心思者熟矣故於其父覊旅患難以至宅穸田園室廬之事能用其智力以佐裨之平生不事榮進獨喜治稼事故貲産益饒然好予施里之窮乏之困瘁者皆仰其恵因字之為恵卿又好以善道告人見有不力田者則諄諄

然戒之曰毋事浮靡為農以具衣食安之道也里中子弟皆感其言而從之或深責有過者亦愧服無恚容蓋公之所為孚於人有素矣妻盛氏能以婦道相其夫子男六人思元思明思忠思恭思義思敬女二人公每教其子曰吾家三世習法令為吏而嗣止一人汝曹當讀儒書不願復為嚮時吏也於是諸子皆業儒而旁通諸家之書思義用為薦者仕蒙古翰林院轉應奉翰林文字承務郎朝廷推恩封公歸德府判官飛騎尉盛氏封

恭人公以延祐三年三月廿一日卒於家年八十二明年恭人卒年八十一遂合葬於道住里之兆思義後知沂州追贈公奉議大夫歸德府同知騎都尉夏邑縣子恭人夏邑縣君思敬由司徒掾以至為中書掾兵部工部兩主事積階四品復贈公朝列大夫曹州尹輕車都尉清河郡伯思元後公十五年卒二子緒國子生繼醴州學正思明早世一子訥蕭山主簿思忠亦早世三子誠護壽壽官奉訓大夫思忠得贈歸德府同知騎都尉

夏邑縣子思恭四子謹權亨睿思義由滑州改知汾州卒三子惟中惟一惟學思敬亦卒於官一子貞國子生公之弟輔亦有子五人孫十三人嗚呼張氏自滄州來微於一縷之僅續而幾絶也乃能蔓延以至於碩茂者所履之厄雖劇所積之善亦已厚也夫為軍吏而死國事冐白刃求父尸將母他境而竟卜臨淮之塋活數千百人於必死而不利其功是皆善之大者人有一焉天猶報之况其大者之又多乎公承世積之委宜坐享其

報顧益飭勵勤苦以成父志以庇賴其後人又推有餘以賑鄉黨且教勉之使皆敦本而善俗也公之為德蓋以其積之委者愈保聚而充衍之張氏之用是以為盛也庸有既乎公之心其遠矣哉思恭等以郡伯肇封與世之起於宿者皆不可不表諸墓道以彰示於無窮俾緒以狀來徵銘緒與貞皆嘗從余於成均所不得辭也乃為之銘曰

張昔大姓世有顯人相時致用始業吏文河北搆兵牒

譜靡存挾其簡書南遷從軍宿有嘉木厄於斧斤其蘗既達長柯摩雲宿有原泉出而山堙其流既舒貢野沄沄羅曹州公紹德篤勤廼阜木本廼豐泉原詩書在堂黍稷在囷曰茲先澤裕爾後昆匪惟家謀軫其鄉鄰積善之報登於公身伉儷壽考子孫詵詵矧其子孫峩冠垂紳遂啓有邦赫奕寵恩噫宿之張自公孔啟尚濟厥美毋忘公言泡河之陽土厚且温勒銘佳城以永有聞

安雅堂集卷十